

台湾教育改革的启示

□雨茂

内地很多人羡慕台湾十二年基本教育改革,对台湾打破升学主义、引导学生发展多元取向的做法表示认可,对“适性扬才,就近入学”的改革目标很向往。来台湾后,我才知道台湾人也在反思十二年基本教育,一些家长甚至明确表示对台湾的教育制度彻底失望,节衣缩食也要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以方便去美国留学,因为私立学校采用的是美国学校的课程内容。台湾十二年基本教育改革也面临理想很丰满、现实很骨感的两难处境。

不独十二年基本教育,台湾的大学教育同样饱受批评,一方面是大学录取率接近97%,家长学生皆大欢喜;一方面大学生不得不面临升学即失业的风险。在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台湾社会中,也面临学历贬值的问题。当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进大学读书时,一些并不需要高学历的工种却“求贤若渴”。2014年7月初,我来台北时看新闻,发现在旅游旺季,仅台北市就缺少3000多名汽车司机,一些饭店、商铺、市政部门也贴出大量招工广告。与此同时,一些大学毕业生却宅在家里啃老,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发愁。在实现了大众教育的台湾,毕业生还抱着精英教育时代的思想,这恐怕是台湾教育设计者怎么也想不到的结果吧!面对这样的窘境,台湾教育部门开出的药方居然是,从2016年起的5年内,将台湾大学数目从162所减少到100所。

无独有偶,2014年6月22日,中国内地也发布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,要求“采取试点推动、示范引领等方式,引导一



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,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。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,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。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,实行分类管理,加快建立分类设置、评价、指导、拨款制度。招生、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”。于是,社会上开始风传,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的“专升本”学校,将有600所转向职业教育。为此,教育部门相关领导还站出来辟谣。其实,本科职业教育并不新鲜,台湾早就这样做了,但结果怎样,还是不尽如人意。

相对于台湾,内地尚不存在高校数目过多的问题,一些资深

职业人士因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进不了高校任职,实训类课程只能勉为其难地由在职教师充任,教学质量差是可以想像的。来台湾访学后,我先后去过两所本科职业类学校讲学,与老师交流得知,台湾职业类高校课程很多都由曾经的业界精英担任主讲,一些人年近七旬,仍然活跃在高校讲台,他们在高校与企业之间充当桥梁,帮助学生到企业参加实习实训,利用自身丰富的职场阅历辅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,并借助人脉给学生推荐工作。

台湾十二年基本教育改革之所以没有实现“打破升学主义、引导学生发展多元取向”的目标,是因为政策设计者都是精英,没有考虑到社会对人才多层次的需求,更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,结果导致了学生考十多分也可以进大学的尴尬。在迎合家长学生高学历心理的同时,也使一些学生养成了瞧不起技工及眼高手低的毛病。

针对台湾教育的成绩与问题,内地教育政策的设计者应该认真吸取经验教训。其实,人才并不都需要进大学才能培养,应该控制大学数量,限制招生规模,积极发展各种层次的职业教育。学生在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就应该分类分层培养,部分学生进入普通高中继续读书考大学,部分学生进入技校、中专、职高等职业学校学习专业技能,不能引导这部分学生进入所谓的普通高校深造,而要让他们安安心心学好技能,走高级技工之路,这才是切合实际的,因为社会需要大量熟练技术工人。

(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心机学

“东方睡狮”考辨

□智效民

把中国比为“东方睡狮”,好像出自拿破仑之口。最初听到这个说法,还以为他的意思是说,睡狮一旦苏醒,其作用和影响可了不得。没想到后来读《江穰卿笔记》,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。

《汪穰卿笔记》是汪康年(字穰卿)的札记。汪早年入张之洞幕,后来参加戊戌维新运动,并先后创办过《时务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、《京报》、《刍言报》等刊物,是晚近以来著名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。在该书卷八“琴瑟寄庐类稿”中,有“睡狮”条曰:西人说中国是东方睡狮,我多次打听是什么意思,对方总是笑而不答。后来碰到一位驯兽师,才明白其中含义。驯兽师说,过去的驯狮办法,是让母狗哺育幼狮,让其在成长中具备狗性,以免伤人。后来发现这办法不灵,就改用涂抹鸦片的牛肉来喂它们。这样一来,狮子在台上表演时,表面上还能张牙舞爪,大声喧叫,实际上却少气无力,昏昏欲睡,好像是在梦里胡话似的,不会危及人的安全。于是,人们便把这种“殆将长睡,永无醒时”的畜生,称之为“睡狮”。看到这里,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,原本还可以给国人带来一点安慰和希望的“东方睡狮”之喻,竟然是这个意思!

说到鸦片,只要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问: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中国泛滥成灾?其中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外,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?对此,蒋廷黻在其《中国近代史》中早已指出:外来祸患固然重要,但内政修明才是决定性因素。鸦片战争前夕,中国已经是个法制有名无实、民生痛苦万分、“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”的社会,所以才无法阻止鸦片的泛滥,才错过了一次“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……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”的机会。另外,茅海建在《天朝的崩溃》中论及清军的状况时也说,这支军队不仅有吃空额、克扣兵饷等陋规,还要把目光转向社会,寻找发财机会。其中,浙江武官出售兵缺、广东绿营开赌收费、福建水师将战船租赁出去进行走私等现象尤为严重。于是,整个社会就像作者所感慨的那样:“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,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,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,腐败已不可逆转。”应该指出的是,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,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,毒化着社会空气,腐蚀着人的灵魂。

这让我想到关于拿破仑的另一则轶事。蒋梦麟在《西湖》一书中说过:“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,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。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,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。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,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……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,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。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,常说‘规矩如此’,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。”他还说:“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。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,服务周到而忠心。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,就吩咐他的左右说:‘你们要好好地待他,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。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,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!’一开始,我还不太明白‘伟大的国家’与‘五百法郎’有什么关系,参照所谓睡狮之喻,我才发现‘伟大的国家’云云,不过是一种反讽,那意思是说:‘尽管他的国家将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,但是只要给他五百法郎,他就会出卖自己的人格,变成你的奴才。’难怪那位驯兽师在解释睡狮的含义时,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:‘贵国之大,犹狮子庞然也,受毒之深,奚止于鸦片耶?’看来,如果说鸦片是一种人体腐蚀剂的话,那么,贪污腐败则是一种社会腐蚀剂。驯兽师所谓‘奚止于鸦片耶’的疑问,显然与这种社会腐蚀剂有关。”

如何改变这种状况?汪康年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他说:“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,以求与西人相角,亦惟曰复民权、崇公理而已。”如今,距离汪氏所处的时代又过去100多年了,他所谓“复民权、崇公理”的愿望,不断地有人提出,又不断地归于失败。大约十几年前,龙应台在比较了汪氏之语和李慎之的论述之后,曾有如下感慨:如果总是重复前人的痛苦,重复前人的努力,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。说到这里,她也忍不住暴粗口说:“温习中国近代史,翻过一篇又一篇文章,不免生气:他妈的,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,吃得满嘴黑毛绿血,才明白蜘蛛不好吃?”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,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等书)

学外语

□王佐良

我的脑瓜子对外语不敏感,却偏偏喜欢外语,为此费的力气,实在不好意思说。记得初中第一堂英语课,老师教了A、B、C三个字母,还领着朗读了几十遍。我还像小学时那样,一早起来背课文,因为小学语文老师一进教室照例要我站起来背课文。我一遍遍地念着A-B-C,A-B-C……可突然一下子,我忘了A怎么念了,急出一身冷汗。“这是A。”哥哥看我憋得脸通红,连忙提醒我。他虽然学的是俄语,但数理化要用英文字母。唉,这英语,我能学好吗?

“文革”来袭,然后上山下乡,把我与学习隔开十万八千里,脑子变得越来越空白。后来公社让我到小煤窑工作,1974年又让我到淮南煤炭学院进修,数学第一课就是解析几何,我脑子突然像还魂一样回忆起那些学过的字母来了,还要加上希腊字母 α 、 β 、 δ ……我死命地记啊写啊,可是进修结束回到煤窑,除了远处山上“农业学大寨”五个大字,我好像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文化。一天下午,我在宿舍里画图纸,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来朗读英语的声音,我冲出去一

看,是小王把煤窑的广播调到了英语讲座节目上,啊,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还能听到英语!我于是怂恿小王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播英语广播讲座,小王的父亲是公社革委会主任,他干什么都没关系。开始几天还顺利,可很快就有人厌烦了,一天,何书记吐着烟圈走进我的宿舍,说:我不听这东西!煤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哎呀,我要是有台收音机就好了,可是,买不起啊!

1979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,中央广播电视台成立并开播英语课程,那时我已在工厂工作,厂领导体谅年轻人学习的渴望,允许上班抽一点时间听课。我加入了学英语的行列,每当屏幕上出现郑培蒂老师讲课,我就感到特别亲切。我一课不落地听,下了班就拼命朗读、做作业、背单词,有时上中班,我就跑到厂外的小树林里朗读。可是读了没几天,却发现有小石子儿噼里啪啦地落在我身边,有的砸在我头上。我也不去理会。勤奋自有回报。接连几次考试,我在巢湖地区都是第一名,在省里也排第二、三名。有一次郑培蒂老师讲解试卷,说:这一题,安徽的王佐良做得最好。我心里涌起一股热

流。

电大的英语课程一年半就结束了,往下怎么进行,我却没了主意。一天,我在工作间的材料柜里发现了一本《科学技术德语课本》,翻开看看,跟英语的差别不是很大,决定学学德语试试。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老师,发音怎么办呢?比如德语的A,书上说发音近似于汉语拼音的“阿”,我对照书上的发音图,舌尖抵下齿,舌中部隆起,张大嘴用力发出“阿”的声音,同事听见了问我,你怎么还在学拼音?我哑然。我可别把德语念成汉语啊!

天无绝人之路。一天我收听英语广播,调台时偶然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“德语广播讲座”,嗨,有办法啦!我急忙邮购德语广播讲座的课本,可是只买到第二册。第二册就第二册,还不兴我插班学习吗?我托人从南京买来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,每天下午三点在工作间收听,虽然声音很轻,但是仔细调台,认真听还是能听清楚。看见我学得很认真,领导也不问什么。春节回上海探亲,我直奔福州路的外文书店,买到了全套德语广播讲座教材,还买了《德语语音》等,德语语音真的很难,有变音,还有颤音,更重要的是,德

语的发音靠近舌后部,不像我们,大部分都在舌尖上说话。我一遍遍地练,骑自行车上班,一路骑一路练习颤音,从喉部使劲往外送气,让舌尖不停地从嘴里颤出rrrrrr……

德语广播讲座结束时进行了考试,考生收听考题,然后答题。虽然规定考试只针对上海市的学习者,但我还是把答案邮寄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。我原本不抱什么希望,半个月以后,试卷竟然批回来了!我得了94分。哈哈,功夫不负有心人啊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电台的一位女老师还给我来了电话,指出了我的几个错误,说明为什么破例给我批卷子等等。这么多考生,老师竟然能记住我做错的地方,对我真的是莫大的鼓励。

2007年10月,我在德国班贝格国际艺术家之家做了“中国古诗词概论”德语演讲。当地华人张女士说,王老师的德语没有口音,我们这儿的留学生有的来了好几年,讲德语还有家乡口音。听到这样的评价,我几十年含辛茹苦的坚持,也可以问心无愧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、翻译家)